

杨 / 者 / 圣 / 民 / 国 / 人 / 物 / 系 / 列

国民党军机大臣

陈布雷

杨者圣

著



杨 / 者 / 圣 / 民 / 国 / 人 / 物 / 系 / 列

国民党军机大臣

陈布雷

杨者圣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/杨者圣著. —2版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
(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)

ISBN 978-7-208-09022-4

I. 国… II. 杨… III. 陈布雷(1890~1948)—传记
IV.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7566号

丛书策划 陆宗寅

责任编辑 孙瑜

封面设计 文婷

· 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 ·

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

杨者圣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26 插页 2 字数 428,000

2010年1月第2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5,100

ISBN 978-7-208-09022-4/K·1624

定价 39.00元

目录

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 / 001

“说文解‘名’” / 001

“龙文”童子 / 006

“革命党”的惨痛失败 / 012

从“名落孙山”到“独占鳌头” / 017

“不准革命” / 022

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 / 027

“革命党”的假辫子 / 030

第二章 从“布雷”到“畏垒” / 034

面包 布雷 布鼓 / 034

沪上“布雷”鸣 / 038

被逐出《天铎报》 / 042

吃蹄膀，喝绍酒，“汝能否” / 045

一段忧伤无奈的日子 / 048

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 / 052

重返“江湖” / 055

“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” / 060

第三章 客卿：半是清客，半是幕僚 / 066

一帧“玉照”：蒋总司令的“定情信物” / 066

中共“谋略”：促成蒋、陈结合 / 070

南昌西花厅的“殿试” / 074

“位不必高，禄不必厚” / 079

文人的“御用” / 085

“杭州的警察欺人太甚” / 090

两难选择：“入朝”与“在野” / 094

毕生最大的伤心事 / 099

菩萨都讲：“官不宜解” / 103

第四章 进入侍从室 / 108

“敌乎？友乎？” / 108

蒋介石的“影子” / 113

侍从室：“皇帝”的秘书处 / 117

“军机大臣”的广州之行 / 122

对蒋介石的一次“包装” / 127

第五章 从西安事变到庐山谈话会 / 131

西安事变的“漏网之鱼” / 131

在“四大公馆”间搞平衡“外交” / 135

“把蒋先生抱住，大家同哭一场” / 140

溪口“礼部大臣” / 145

一则历史的谎言 / 150

“这本书很有毛病” / 154

“首辅”之争 / 157

第一次与蒋“不合作” / 162

讳莫如深的“心疾” / 166

庐山讲演稿的真与伪 / 170

第六章 南京 汉口 桂林 重庆 / 176

“稳健派”与“低调俱乐部” / 176

“主和派”眼中的“社稷之臣” / 180

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 / 185

王家洲“危机一发” / 188

“无事饮睡，竟不知是何生活也” / 193

“汝虽打草，吾已惊蛇” / 195

8 000字雄文扫日、汪 / 198

“你可找陈布雷谈谈” / 201

“知我者蒋公也” / 204

第七章 “侍秘二” / 210

提督“东厂” / 210

出色的经济情报头子 / 214

一个新寓言：“农夫和蛇” / 218

只与德操相同的人交往 / 221

“别高兴得太早” / 225

“暂时拖，将来打” / 228

“可惜我不能陪你下海” / 232

“委座没有说坏，就算是好” / 237

第八章 侍与从 / 242

愿作二号，不愿作一号 / 242

“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” / 246

“煮酒论‘英雄’” / 251

独树一帜的官邸派 / 256

国民党高干养成所 / 261

“我如嫁人的女子，难违夫子” / 265

“政治，太肮脏了” / 269

“家里面不谈政治” / 274

“不够左，不够革命” / 279

第九章 国策顾问 / 284

撤销侍从室 / 284

“我们都是淡泊” / 289

在旧政协期间大刮“翻案风” / 293

荣任宣传作战的“参谋总长” / 297

“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” / 302

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 / 307

“有点左倾也就算了” / 312

保密局盯上了陈公馆 / 317

第十章 “目睹耳闻，饱受刺激” / 322

“今春以来”（一） / 322

“今春以来”（二） / 325

“入夏秋后”（一） / 329

“入夏秋后”（二） / 333

九月的异常 / 338

油尽灯枯 10 月间 / 341

第十一章 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 / 345

11 月 2 日 一个不眠之夜 / 345

11 月 8 日 决定最后命运的日子 / 349

11 月 10 日 共进“最后的晚餐” / 352

11 月 11 日 一切都可以放下了 / 354

《杂记》:一篇“血泪遗言” / 358

“杀手”是“战时体制纲领” / 362

“自杀宣言”中绝口不提反共 / 366

第十二章 “当代完人” / 370

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 / 370

“瓶之倾兮,惟垒之耻” / 374

一切都还是那么放不下 / 377

肠断心枯,痛极痛极 / 380

“主任死了” / 384

“完人”与罪人 / 388

死后疑案 / 391

死因新探:“心疾” / 394

“盖棺”而未论定 / 399

附: 杨者圣和他的“民国人物系列” 梁天明 / 402

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

“说文解‘名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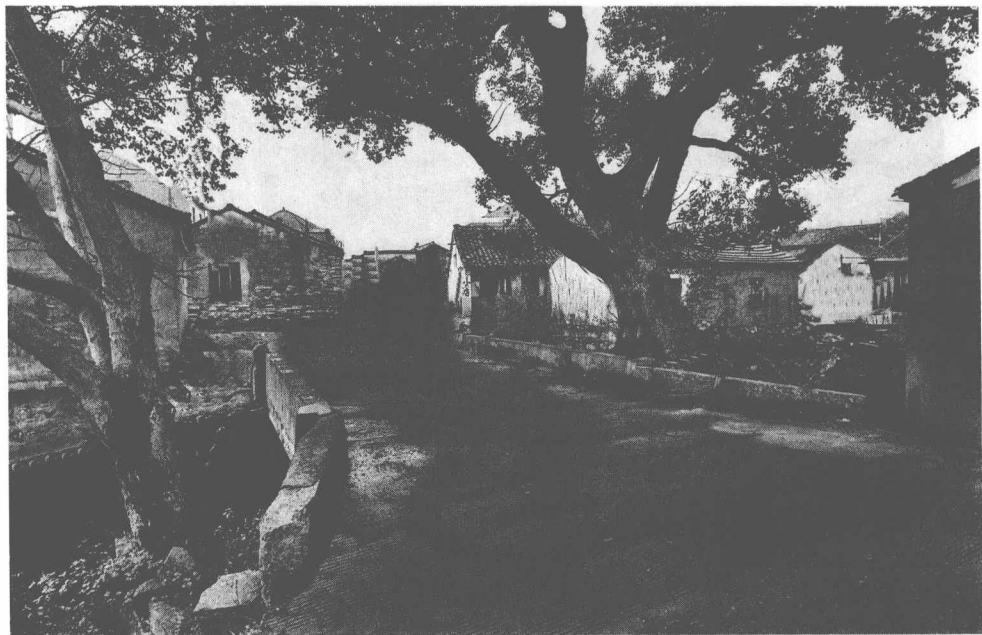
1889年3月（清光绪十五年），慈禧老太后归政，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想干点事业的皇帝光绪帝亲政，垂死的清政府从此进入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。于是，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批风云人物，都在这个时期出生了。第二年的12月26日（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日），一位风云人物诞生在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的一个茶商之家。按照宗族文化传统，孩子被取名训恩，字彦及。20年后，他的名和字都逐渐为世人所淡忘，却以笔名“陈布雷”三个字名震京沪，闻名天下。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符号，不过，它还是曲折地传达了起名者的某种性格信息。从“陈训恩”这个姓名中，我们就看到了它对陈布雷一生政治命运所表达的某种寓意。

从《说文解字》这部解说中国象形文字构造的“圣经”中，对于“训”和“恩”作了如下释义。“训”的本义为教诲、说教；引申则为典式、法则；亦通“顺”，“事得其序之谓训”。“恩”的本义则为恩惠，引申为亲爱，有情义，如恩泽、恩宠、恩遇、恩赐等等。

如果说在中国的族谱及人名中潜藏着一种神秘的种族遗传密码，那么用在陈布雷身上，可谓诚哉斯言。综观陈氏一生，都是在“训”与“恩”这两个字的意境中苦苦挣扎。训则恪守古训、圣训，恩则不负父恩、皇恩及知遇之恩。“训恩”，顺之于恩也，父母之恩，君王之恩，以恩报恩，恩恩相报。于是，父命不可违，君命亦不可违，陈布雷一生都没有违背这两个原则。最后则以一死，以守训报恩，正所谓人如其名、名如其人了。或者这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吧，戏语不足为训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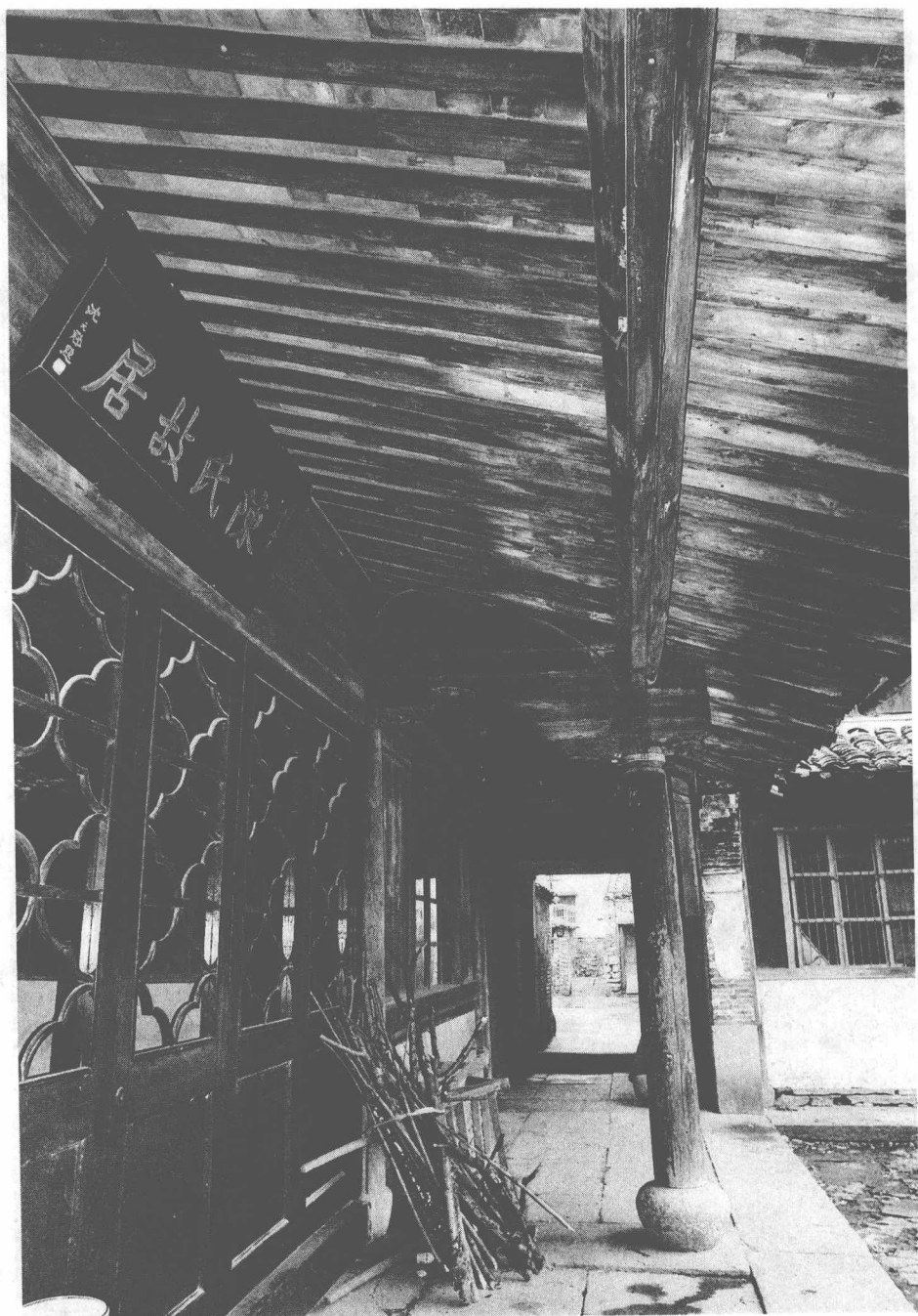
陈布雷



浙江余姚官桥良七房陈布雷故居村口



良七房陈布雷故居庭院



良七房陈布雷故居厅堂前走廊

就此打住。

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,从地域文化层面上继续进行一番考察,或许就会发现陈布雷身上潜藏着的另一种人格遗传密码。

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。“慈溪”之名,源于后汉儒生董黯。在中国,对于“董黯”这两个字,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。但是,如果提到“董仲舒”这三个字,那简直就是如雷贯耳了(就是那个鼓吹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文化杀手)。无名鼠辈董黯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董仲舒的第六代孙。

据说,董黯为了奉养其母,常于溪中汲水。就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,到了一班儒家文人的嘴里,简直就被吹上了天,董黯被捧为事母至孝的大孝子。在中国,有所谓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的说法,用现在的话说,也就是所谓“明星效应”吧。董大孝子声名远播,连带着他汲水奉母的小溪也有了“慈孝”的美名,一下子声名大噪起来。从此,中国就有了“慈溪”一说。

说起来,董大孝子的这点小把戏,简直是不值一晒,不但比起二十四孝图的大手笔,要蹩脚得多;就是比起一般孝廉的功夫,也要大为逊色。追根溯源,寻根问祖,如果不是靠了老祖宗董仲舒的一点老面子,谁会去尿他的那一壶?不过,事情要从两方面看,尊老敬贤,孝顺长辈,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况且,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至淳至朴的,人人都用建设性的目光去理解、接受董黯的孝行,正所谓“闻其风,汲其流”,千古以来,慈溪地境也就逐渐形成了慈孝、醇厚的乡风、民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董黯与“慈溪”也不无微功。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,或许这就叫做“神秘的人格传递”吧。可以想见,民国时期第一流的政论家、一生视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如生命的陈布雷,之所以如此,大概与慈溪地境所蕴藏的这种深远悠长的人文地理背景不无关系!

慈溪濒临杭州湾,由姚江可直达宁波,西距杭州仅百余公里,隔海与上海相望,襟江带海,海道通达,交通便利,得风气之先,向来是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。故浙东民性通脱,素善经商,行贩坐贾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。近代以来,浙东商帮不但实力雄厚,称雄商界,而且成为江浙财团的扛鼎人物,其影响之大,被孙中山先生称为“首屈一指”。受这种强劲的“下海”风潮的影响,浙东地域的陈姓家族大都弃农经商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陈布雷的先世也是一个标准的耕读之家,至祖父陈克介时,开始打破传统,以一行商往来于浙赣间,从而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过程,归里后即开始经营钱庄

与典当业。晚年，陈克介以其盈余渐丰，重新回归亦耕亦读的家族传统，买田置产，督耕兴学，并分其产业之半，约有百亩左右，兴办陈氏义庄、义学，用以救济、扶助族中孤贫。

陈克介生有三子，长子早亡，遗有一男，名训正，是为长房长孙；次子亦早亡，无后；三子陈依仁，即陈布雷生父。陈依仁后将陈布雷过继为次兄之后，但次嫂隔月又亡，故陈布雷仍与陈依仁一家归住一起。

陈克介退老故里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庄、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，又为三房析产。陈克介认为长房长孙陈训正好学不倦，当使就傅上进，而命三子陈依仁住在家里，子承父业，继续管理族里公益事务。故陈克介去世后，陈依仁“继志述事”，致力于族中公益事务，救恤孤贫，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，在族中颇孚众望。陈氏家族中这种关心社会底层人的生活，有怜恤心理，同情弱者，重视社会评价的仁义传统，对陈布雷平民人格的形成，有重要影响。

陈依仁生七子七女，陈布雷为长子，诸弟妹中以后多为大学教授或技术专家，也有与陈布雷同道者，一个先后做到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总编辑及社长等职，一个做到国民党中央社采访部主任等职，都在国民党新闻界颇有名声。

在陈氏兄弟崛起的旅程中，起先驱作用的，既不是陈依仁，也不是陈布雷，而是长房长孙陈训正。陈训正字杞怀、无邪，号天婴子、圯卫人、樱宁老人、句阳伯子等。以他拥有这么多别出心裁、耸人听闻的字与号，我们就可以揣测：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中，此人大抵是一个异数。陈杞怀生于1872年（清同治十一年），长陈布雷18岁。按照长房为正、长子为尊的宗法传统，陈布雷呼陈杞怀为大哥。对于小弟陈布雷来说，这位大哥对他的未来影响，无论怎么形容，都不算过分。

“龙文”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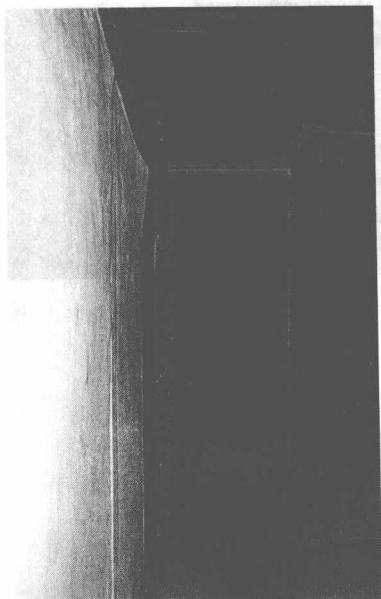
陈布雷5岁时，开始读书了。这位未来的民国第一流政论家、国民党的“文章机器”、蒋介石的铁笔圣手，从此与古老而又神奇的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陈布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陈依仁。在老父严而又严的督促下，到这一年的年底，陈布雷日识30字，以一个五龄童的智商来说，这样的启蒙速度，简直可以说是连蹦带跳了。

陈布雷的第二位启蒙老师是陈杞怀。陈杞怀思想激进，颇有些游侠气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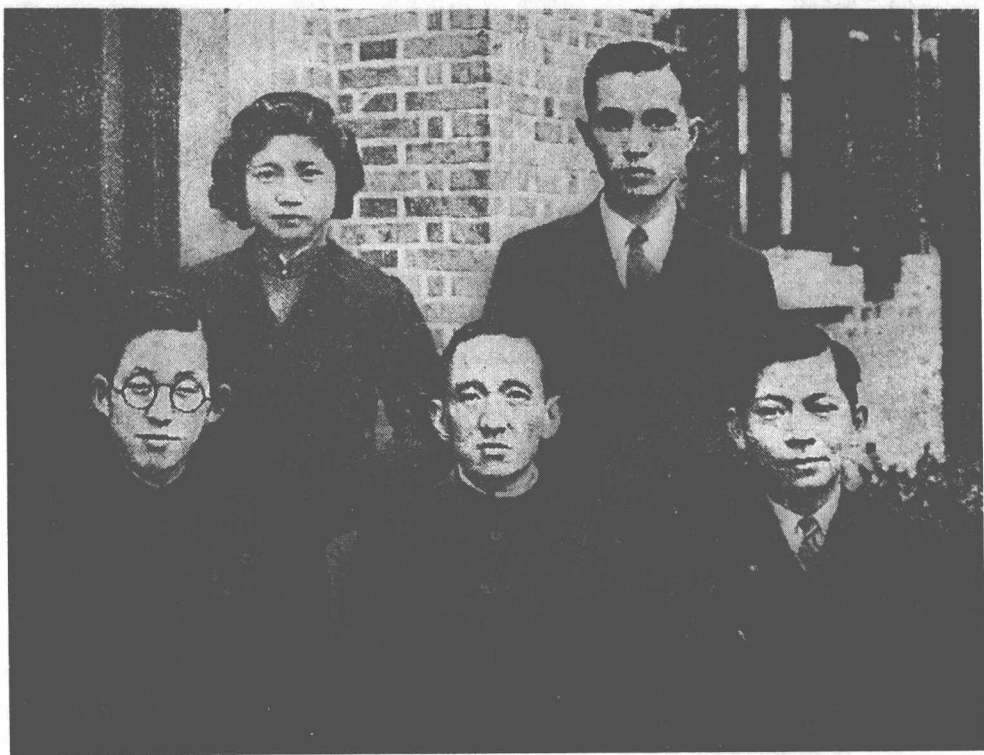
良七房陈布雷故居厅堂



故居楼上陈布雷书房



故居楼上陈布雷卧室(图右边门洞)



陈布雷与胞兄妹合影。前排左起：陈训慈（叔谅）、陈布雷（训恩）、陈训念；后排左起：陈玲娟、陈训惠。

1895年,陈布雷6岁时,陈纪怀在县参与组织石关算社与剡社,一边研究数学,一边以诗文相砥砺。其后,陈纪怀本着诸葛亮“非静无以成学”的古训,决意辟老屋西之仓屋为书房,闭门谢客,家居读书。陈依仁看出这是一个机会,立命陈布雷跟着博学多才的大哥就读。对陈纪怀极为崇拜的陈布雷,从此处学着大哥的样子,每天早晨很认真地挟着书包入学,规规矩矩地熬到下午放学归来,很有点乐此不疲的劲头。很快,陈纪怀与陈布雷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兄、亦师、亦友的亲密关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关系不断加深。陈纪怀终于成为对陈布雷前期影响最大的人物。

西仓屋尽管是一所临时辟就的书房,但是,按照家族的儒学传统,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圣人的画像是少不了的。陈布雷每日入学的第一课,及每日放学的最后一课,就是恭恭敬敬、诚惶诚恐地向这位端正威严的老先生鞠躬行礼。此外,当陈依仁与族中元老商谈公益事务时,往往命陈布雷临时辍读侍坐,以教导、训练他的进退应对之礼。中国儒家那种知上下、懂进退、明规矩、重秩序的伦理道德,就这样逐渐渗透进一个六龄童的灵魂深处。可以想象,30年后,陈布雷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地随侍乖僻暴戾的“共和皇帝”蒋介石,是与他在“小学”阶段的这种严格训练分不开的。

按照儒学传统,陈布雷的启蒙读本不外是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、《礼记》之类,这是儒学的经典之作,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里面,是不可以不苦学深钻的。如此读来读去,读了两年,不用说,《毛诗》是读完了,《尔雅》读完了,《礼记》也读完了。这是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的事,那一年,陈布雷8岁。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分水岭。

其时,正是康有为、严复等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酝酿发起戊戌维新运动的前夜,国事日非,社会动荡,变法之议蜂起,改革之火正在点燃,这是一个呼唤与造就英雄和枭雄的时代。26岁的陈纪怀在西仓屋坐了两年的冷板凳,再也按不住他那一颗激越的心了,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,家居的时间越来越少,指导陈布雷读书的时间,自然是少而又少了。于是,陈依仁先请陈小沱先生到家设馆课读,次请徐二沆先生坐馆督教。

徐二沆先生是陈依仁的老同学,其人深目高颧,不苟言笑,督学极严。徐先生为陈布雷制订的教学大纲是:读毕《礼记》,则续读《左氏春秋传》,傍晚读唐诗,日课一首,风吹不摇,雷打不动。这样的教学方式,虽说旧而又旧,却也为陈布

雷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。

官桥陈克介一支,到了陈布雷这一代,父辈、祖辈数世经商,已经成了道地的商人世家了。可是,从陈依仁到徐二沆,又都是极力推崇儒学的老夫子,言行举止,衣食住行,无不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。陈布雷的幼学环境,依然是在一个儒学空气很浓的氛围中度过的,这就给陈布雷幼时性格的形成,打上了一个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。然而,陈布雷出生与成长的时代,毕竟到了封建王朝的垂死阶段,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潜滋暗长,各种新思想、新风气、新举措纵横激荡。特别是对陈布雷影响极大的陈纪怀,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。他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,莫不给陈布雷以深刻影响,这在陈布雷幼时性格形成的过程中,又染上了另一层底色,那就是强烈的叛逆意识。传统意识与叛逆意识的交融汇合及不断撞击,铸造出了一颗矛盾的灵魂与一个矛盾的人生,从此形成了陈布雷终身性格的主流旋律。

青年陈纪怀既是极受陈布雷尊敬与爱戴的大哥,也是陈布雷的新学导师与文学引路人。1898年,光绪皇帝在一班资产阶级“法家”的推动下,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,决定变法,推行新政,并在教育方面下令:废除八股,设立学堂,改以策论课士等等。但在慈禧老太后的一记“铁砂掌”下,光绪发动的这场改革运动立即烟消云散。然而,陈纪怀以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出,清王朝的这次“克己复礼”,终究不过是兔子的尾巴,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次垂死挣扎而已。于是,陈纪怀从宁波赶回家中,对陈依仁、徐二沆说:当今变法之议盛行,“八股运命必不久,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,何必以是苦童子”。陈纪怀主张:陈布雷不必先学“四子”书,应以“五经”作为识字为文的基础。

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,陈依仁与徐二沆接受了陈纪怀的建议,决定调整“教学大纲”,以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为主要课程。此外,陈依仁也常于课余为陈布雷开小灶,给他讲《廿一史约略》等等。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只有10岁,且为致力于新学之始,却对历史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,不但听得专心致志,简直是如醉如痴,真令人不可理解。徐二沆见了,感叹之余,决定因材施教,对陈布雷说:“你既然对历史有兴趣,那么就可读《龙文鞭影》,每日晚记诵一二则。”

《龙文鞭影》为中国旧时的蒙学课本,由明人所辑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,计2146则,四字一句,两句押韵,读起来抑扬顿挫,琅琅上口,较易记诵。诸如:该书在四句开场白之后,起首便是:“重华大孝,武穆精忠”。这是讲帝舜重华,